

禮說

禮說一　　襍著之一

定海黃以周

初予讀秦氏五禮通考病其吉禮之好難鄭君禮之太阿鄭每一卷戰輒有作既而讀禮書通故遂輟業幷編舊稾削存什五長沙王祭酒桼經解采入續編中語與禮書通故同皆舊作也今復重定刪五篇入四篇增卅四篇皆補禮書通故所未備凡七十六篇

癸巳春識

郊祀

天與帝偏言之互相通對言之義各別劉子政五經通

義有五帝昊天上帝之分其說依據周禮故鄭注周禮
遵用劉說而混合之者自王肅始攷之掌次曰王大旅
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
重帟重案大旅上帝與五帝非一祭故別言之司服曰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昊天上
帝與五帝非一祭故並言之王肅欲混天帝之併尊乎
混之不可尊遂以五帝為五人帝矣典瑞曰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祀天旅上帝
與祀地旅四望對文並舉則天與上帝非一祭猶地與
四望非一祭也天主於一故併祀與地同上帝非一神

故倂旅與四望同旅者會祭之名也王肅欲混天與上帝之倂專乎欲合天與上帝之祭可乎若混合之於周禮之文少別白矣釋周禮文祀天曰昊天上帝祀五氣分王之帝曰五帝兼祀五帝曰旅上帝郊祀五帝曰大旅上帝上帝卽五帝合昊天上帝為六帝而諸經之倂上帝有專以五帝言者亦有渾以六帝言者學者當區別觀之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月令篇曰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五帝分王各有專祀春祭蒼帝夏祭赤帝秋祭白帝冬祭黑帝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其配以五人帝五人神也鄭君所謂靈威仰赤熛怒諸名目出於緯書人或不信而周有五天帝之祀非確然可信乎王肅之徒以五天帝為五人帝則五人帝未出之前其誰司四時布五行者乎左氏襄七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月令篇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此孟春祀五帝卽祭法所謂郊稷也郊五帝曰配天者猶祭五土曰祭地與渾言之也王肅

之徒遂謂祈穀上帝是祭天之名非祀五帝其說殊謬充人掌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此即郊滌帝牛之說而曰祀五帝冢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即卜日用辛獻命戒官之說而亦曰祀五帝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涖誓百官戒於百族此即庫門戒百官大廟戒百姓之說姓謂子姓百姓即百族而亦曰祀五帝則郊祀五帝有明證矣司服又言祀昊天及五帝亦服大裘而冕假令五帝不配於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乎如謂服之以祭四時迎氣之五人帝則迎春祀太皞可以服裘而迎夏迎秋其尋服裘乎尙

專曰祀五帝亦如之乎左氏桓五年傳曰龍見而雩在
孟夏四月月令篇大雩帝在仲夏五月春秋書雩竝在
七月之後為旱而雩志其災也雩祭山川大雩上及五
帝故曰大雩帝其所配之祖不詳月令篇又言大饗帝
嘗此季秋祀五帝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明
堂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五府府者聚也言天之五帝
聚於此也明堂專祀五帝其禮甚古或謂宗祀郊祀皆
為昊天固失之矣或謂宗祀郊祀皆兼昊天及五帝亦
非也鄭君謂夏雩秋饗竝祀五帝其說不可易矣大司
樂曰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靁

鼓靁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此冬日至祭昊天上帝卽祭法所謂禘嚳也其對北郊言之則曰南郊記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對啟蟄郊言之則曰始郊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是也故圜丘亦有郊名而不㝵謂郊卽圜丘猶方澤亦有社名而不㝵謂社卽方澤也然則天之神有六每歲之常祭有九祀昊天上帝一祀五帝五合祀五帝曰旅上帝二郊祀五帝曰大旅上帝一記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五帝郊

天有五行化生萬物周禮詳五帝之祀卽主五行之氣者也禮器篇云因吉土以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鄭注云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鄭君此注最爲明確春郊祈穀之所以祀五帝者以此王肅好與鄭難而私定家語亦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與鄭注合蓋古說相傳有自肅亦不敢盡改也五帝爲五行精氣之神以其氣言謂之五精之帝可

也鄭月令注以其性言謂之五德之帝可也鄭王制注以其色言謂之五色之帝亦可也周禮先鄭注以其方言謂之五方之帝亦可也朱子說　王肅注家語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矣言夫靈威仰赤熛怒諸名目經無明文但依王肅所定家語五行之神爲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人帝亦安得謂五人帝之外無五行之五帝哉亦安可以周禮之五帝而一以五人帝當之哉宋楊復已知王肅五人帝之失而駁之曰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外其無司四時者乎其說善矣然又信天帝合一之說以難鄭

注於周禮不可通則又轉之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太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楊氏此語卽宋人說理氣一而二二而一之見馬端臨作通攷已知其失而駁之曰如楊氏說則五帝乃天之別名原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大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鎭而在地也馬氏此說與鄭禮器注合是也近秦氏味經作五禮通攷力主王肅以駁鄭注謂鄭注之誤總由以天有六而天帝爲二不知帝既有五

天亦何嘗不可有六天既有六嫌無大小天帝亦不尊
不分為二且秦氏於五帝迎氣類亦云五帝者五行之
神併六天失之僭是亦分天帝為二矣則冓此之賾賾
辨鄭注者誠可不辨也而秦氏且張辨之曰昊天猶乾
五帝則元亨利貞四德自知說之不可違偕巧喻以文
之當枉孟子詖蔽遁窮之例

禘郊祖宗

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禘从示从帝帝天也故枉釋天
中宗廟之禘別取審諦之意非本義也禘為大祭之名
祖廟五秊之禘對四時常祀為大也冬至殷豐二郊之

禘對祖宗爲大也祭法又分郊禘爲二者冬至之禘對啟蟄郊爲更大也禘郊在正壇以祀天帝曰禘郊所以別祖宗之爲廟也祖有德宗有功爲廟之不毁者曰祖宗亦以見禘郊之不必用其姓也是以四代之祖宗皆其所自出之先人舜受堯禪雖外戚情同父子亦不必以非其姓嫌之而禘郊之配不必皆祖宗如舜郊嚳舜非嚳後殷人禘嚳殷亦非嚳後周人禘嚳雖舊有姜嫄嚳後之說要無明文是猶殷人禘嚳無取乎後不後也四代之禘不以其祖配之者禘以祀昊天自古昊天之配皆有功德而爲天子者也有功德不爲天子不以配

昊天以尊天也以崇帝也此百王之所同也三代之郊又以其祖代配者郊以祀五帝五帝之祀配以人帝與昊天同而為諸侯之有功德者亦嘗從人帝而祔食焉此又與昊天異也契稷身為諸侯雖有功德於民不以配昊天而獨專配五帝者亦以其子孫為天子可以其祖配之耳不然契稷即有功德當如句芒后土之屬祔食於壇安得專配於郊乎此孔子所以歎追祖配天之為大孝也鄭王肅之注祭法互有出入鄭得禘郊之義而失在祖宗王得祖宗之義而失在禘郊鄭之誤二三之誤四試盡言之祭法之言本於國語國語曰禘郊祖

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鄭說合祭明堂曰祖宗是又祀止為四祀於國語之文未合鄭之誤一也祭法言祖宗不及明堂孝經言宗祀明堂又不及祖如鄭說文武共配明堂曰祖宗是兩祀牽為一祀於孝經之文亦未合鄭之誤二也帝王世次最難言史記堯舜禹稷契同出黃帝駁之者據潛夫論帝嚳為伏羲之後其後嗣姜嫄生后稷堯為神農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皞後契為顓頊後則二帝三王不一出於黃帝審矣然謂虞出黃帝夏出少皞非顓頊後又與左傳國語諸文違亦為未覈史記鯀之父顓頊蓋據左傳顓頊不才子之文也其實左傳所言不必一世故曰世濟班氏律歷志顓頊

又代而生鮮近之矣王肅偏據史記以大說其誤一也祭法禘郊
祖宗以祀典之大小順言之如王肅說禘為廟祭則郊
當在禘上矣申之者謂禘之所及者遠故禘先於郊抑
知郊之所及者天天遠而嚳近以所及者遠而先言亦
當先郊記文何為禘在郊上乎且如其說禘嚳祖文宗
武皆宗廟之正祭記乃於宗廟祭中舉一郊天之祀於
嚳文武正祭中舉一郊稷之配享何其襍亂不倫乎王
肅所解未合祭法本文其誤二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
據下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自謂廟禘但如王肅說此為
追祀遠祖於始祖之廟申之者謂契稷諸侯也商周以

為始祖及為天子乃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嚳禘者享帝之祭也不為天子不得祖天子是謂不王不禘抑知禮言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國之存者為言如周天子在魯不得祖文王是也若其國亾君滅則諸侯可以祖天子如夏亾而杞郊禹是也契稷無父而生傳有明文欲追始祖所自出亦祭女娀姜嫄而已何必禘嚳令契稷果嚳後殷周即為諸侯亦當祭嚳而大傳又何以云不王不禘乎如王肅說於大傳之文亦未合其誤三也且嚳無專廟而祭於稷廟俾后稷壓於所尊不得申始祖之嚴於嚳則為屈於稷則又褻令稷果嚳後猶曰配

享如譽非稷祖不幾同夏相之奪祀乎其誤四也祭法之文本國語還當以國語之言證祭法國語云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此卽記祭天地牛角繭栗宗廟角握之說則禘郊是祭天也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此卽記祭天特牲宗廟太牢之說牛羊豕爲太牢於宗廟之事臚言此者明禘郊射牲爲祭天特牲也一以禘郊對烝嘗一以禘郊對宗廟與此禘郊對祖宗爲文正同則祖宗之卽爲宗廟可見禘郊之異於宗廟烝嘗亦可見故嘗據祭法本文參攷諸說以斷鄭王之誤曰記云禘郊

則知祖宗之為廟記云祖宗則知禘郊之不必用其姓
鄭昦禘郊之義而失在祖宗其誤三王昦祖宗之義而
失在禘郊其誤四

又案大傳不王不禘自指廟禘如周以文王為太祖
又太后稷廟以為祖之所自出禘在后稷廟而以文
王配之故詩序有雝禘太祖之文大傳兩言所自出
然以其祖言喪服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喪服傳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均以服制明廟制所自出皆
據一本之親言不指天帝此亦鄭非而王亦未是者

魯郊禘

昔者成王念周公之勳勞而賜之重祭有廟禘無郊禘廟禘用天子之禮樂以褒周公而其禮器樂舞於周天子不盡同孔子言既灌而往不欲觀此譏後世之行廟禘者敬衰於灌後非言禘之失禮也如禘本非禮則灌以前孔子亦當不觀矣孔子斥郊禘不斥廟禘廟禘爲成王所賜郊禘爲後世所僭也先儒有援竹書呂覽謂郊由惠公僭者惠公敢執天子之使郊必自行之亦有援詩魯頌序謂郊由僖公僭者詩頌明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旂旗日月祀帝配稷實起僖公究之郊祀或始惠公或成於僖公雖以斥言而孔

子言周道傷於幽厲郊禘起周公之衰則諸侯之敢擅
僭郊祀必在幽厲之後如周平王時秦襄公始僭諸侯
作西畤祀白帝之比矣明堂位詳述魯禮而曰命魯公
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云云皆廟禘之制成
王所賜以褒周公者後人見魯有郊禘明堂位詳言魯
禮轉未之及因據後世僭禮羼入於季夏禘廟之上不
知郊以帝配以稷旂旒日月以魯君與上文尊祀周公
以天子禮何涉郊有壇柴陶匏之制下文續述禮樂器
用何又無一言及此揆之文義豪不相貫羼入之跡顯

然可見且魯郊啟蟄本無孟春日至之郊左傳載孟獻子之言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誌其實也襍記又引孟獻子語正月日至有事上帝七月日至有事太廟此據周郊正之時以為魯禘廟之例獻子欲大其祖與周人郊天對月非言魯郊日至自違啟蟄而郊之語也孔疏謂一人兩說必有一誤辨詳禮書通故作偽者不察是旨乃據襍記文以羼入之悖甚矣甚明堂位一篇小戴收入禮記本非馬融所增說詳禮書通故後儒誤信孔疏又欲黜之謂此必魯陋儒為之今細讀其文乃知此篇實係西周古書其作書時魯之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

為有道之國篇末所云皆實錄非虛誕也陋儒不察又於四代之樂器也下增入魯公之廟武公之廟米廩虞庠頖宮周學等字與上下言禘祀大廟之制亦隔越不貫且武公太武世室以擬周七廟之制是禮樂相變矣武公之世魏公瀆弒幽公自立見魯世家是君臣相弒矣此皆陋儒增諡之過而明堂位實西周古書化於幽公之世非特未見武公世室魏公弒君之事亦實未見僭郊祀帝之舉也或曰祭統言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禘嘗是郊禘廟禘俱成王賜也曰不然社本諸侯常祀非重祭郊固重祭而成王實未之賜也觀祭統下文詳述

禘嘗不述郊社則外祭郊社一語特對文而連及之百學者不可偏舉一文以辭害意必謂成王伯禽敗名教之魁穿鑿不載遂至斬關此亦過矣夫成王所賜曰廟周公非敢濫也伯禽所受曰禘大廟非敢越也其後魯君僭用周公之禮羣宮遞用大廟之樂非成王伯禽意也如謂後世之僭竊必由開國之過舉豈魯無重賜後世遂不僭竊乎豈周末列國之僭逆皆開國者肇之乎學者信陋儒增益之文污衊古賢君過矣誣矣

魯郊月

春秋左氏說啟蟄而郊郊唯在周之三月公羊說郊用

正月上辛定十五年正月改卜牛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說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鄭康成從公
穀轉卜三正之說王肅從左氏義魯之祈穀與天子同
在啟蟄今以春秋經文核之左傳之義爲長郊用啟蟄
月之辛日不必上辛郊之卜日亦於啟蟄月比旬三卜
不必轉卜三正故春秋書四卜郊五卜郊俱在夏四月
如依公穀義十二月下辛卜郊則三月巳四卜矣經何
以書四卜郊於夏四月乎若以所卜正月上辛言則四

月固四卜矣經何以又書夏四月五卜郊乎且郊牛必在滌三月如謂轉卜三正則周正月可郊滌牛當在十月其或遲至三月郊則牛在滌六月矣有是禮乎董子云魯郊不於日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叓三旬禮盡於三也董子謂三旬三卜與大宰職寿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之文合春秋於啟蟄之月卜從而郊常事不書宣三季成七季定十五季哀元季之牛傷改卜皆書春正月在周三月為啟蟄帝牛必在滌三月故於正月滌帝牛以待三月啟蟄之郊春秋書此見滌牛之不敬非誌不時也又僖三十一季書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左傳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又襄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郊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蓋帝牛在滌三月謂之牲正月滌帝牛三月下旬其牲已成而始卜郊故玆書牲以著怠慢且見於三月後改卜郊失啟蟄而郊之義也夫魯之始僭郊祀亦必託於為民祈農事今既耕而卜郊并失僭禮之初意故孟獻子云然若五月郊九月用郊尤違啟蟄而郊之義乃不時之大者也或者據明堂位孟春祀帝禘記日至有事上帝以為魯郊在冬至不於啟蟄別有辨

郊祀燔瘞

祭天燔柴祭地瘞皆既祭而燔之而瘞之不在祭初亦不在降神後歆神初觀禮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以此為會盟之祭所云禮者謂祭初北面詔明神是也所云燔柴升沈瘞為祭終而盟又加於壇上而以載辭告焉是也祭天與日皆燔柴祭地與月皆瘞而燔瘞皆在禮神之後故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此祭終燔瘞之箸於經注者也孫炎郭璞注爾雅悉宗鄭義初無異辭但燔瘞在祭終而

燔瘞之牛必先預陳其禮故山海經有肆瘞之文郭注云肆陳也先事而陳必須有人守之故周官司巫有守瘞之文鄭注云守之者以祭祀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岙之謂未燔瘞必先守而待祭畢則可岙亦不必長守也自賀循等誤會此注遂謂燔瘞在祭初皇侃熊安生增成其義以為燔柴致陽氣於天而神乃降瘞埋致陰氣於地而示乃出於是燔瘞在祭初為顛撲不破之義而議禮家遂增一大蔽夫五帝三王降天神致地示皆以樂相感召樂也者所以和人神致百物者也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周官大司樂云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若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可得而禮則古之降神以樂有明證矣而謂燔以降天神瘞以致地示此經傳未之聞者也舊說祭天圜丘不假營兆故曰不壇泰壇周官謂之兆謂郊祀五帝也兩祭不同而皆有燔柴祭天卽燔於所祭之丘祭五帝卽燔於所祭之壇初不相假俗自謂燔瘞在祭初禮又不得同在一處於是賀循又

生積柴於壇南之曲說而燔柴不在泰壇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圜其說者則又謂有圜丘之祭先至泰壇燔柴殊不思燔柴於壇祭天於丘致神於不祭之處祭神於不致之地彼此牽合終至齟齬皆祭先燔瘞之說誤之也祭天特牲禮有明文燔瘞有牲注有明文燔瘞在祭後尚可謂燔卽用祭天之牲瘞卽用祭地之牲自謂未祭先燔瘞又嫌無牲可用於是賀循等又生燔用左胖之曲說而祭天無全脅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圜其說者則又謂祭天自用特牲燔用求牛殊不思牛人曰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享牛卽在滌三月之帝牛求牛

卽稷牛惟具之歸時遐用卽謂求牛中亦有燔瘞牛而燔瘞亦斷不在祭先可以經注祭祀未畢巫守肆瘞之說決之也至賈疏曲解鄭注以爲燔瘞在歆神之始下神之後故曰祭禮之終殊不思燔瘞於樂六變樂八變之時下神之禮猶未終如燔瘞於樂六變樂八變之後時神已降何煩再用燔瘞以致之此說之最不通者也而陳襄輩乃信其說以爲初終皆有燔瘞損棧兩可尤治經者所不屑辨

明堂

昔者黃帝始作宮室上棟下宇以止風雨明堂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謂之明臺亦謂之明庭周人謂之明堂旁堂為合殿之制故黃帝又謂之合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故夏后氏謂之世室旁周人亦謂之太室旁室必重檐中倍光明故殷人特偁重屋旁以其在國之陽故殷人謂之陽館以其四達而不悖故唐謂之衢室殷謂之總街以其大禮玆行於此故虞謂之總章或謂之總期以太室為宗祀配天之所故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文祖蓺祖周謂之淸廟蓋之以茅又謂之茅屋明堂之名義有如此者明堂有室室啟以戶戶夾以窗其脩廣之數唐虞以歬制已無攷而三代之制當以考工記匠人

職爲據記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言其堂之脩有十
四步廣四脩一者又廣其廣四分脩之一是十七步半
二七謂二二其七其句法與下三四步四三尺同例四脩
一謂四分脩之一其句法與下三之二三之一同例此
據世室之全堂爲文而以四面計之者也堂構旣成乃
分四隅爲室是謂五室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
乃分亦有四隅室而十二辰聽朔之位乃定四隅室分
於太室室各四步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
內有三個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
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以脩度之四隅室

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不言廣者廣可由此知也此據世室之四隅為文而以四方界之若合計其脩廣適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之數矣記又曰殷人重屋明其屋之高於夏也曰堂脩七尋明其堂之淺於世室也夏后氏大其室謂之世室殷人高其屋謂之重屋顧其名可知其義必謂殷周之堂室大於夏豈損益之通論哉禹卑宮室庫之云爾殷人崇之周人擴之斯文質之義也且殷之堂脩七尋堂之基亦如夏倍之為十四尋㝵方一百一十二尺基崇三尺階在基內廣六尺若除階六尺言之室亢基

之中實尋方百尺室中七尋實尋方五十六尺周初明堂實沿其制故逸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階廣六尺室居中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此與殷制正合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周初又增益之與嗣後周公作明堂於土中度以筵堂脩七筵廣益二筵亦分堂之四隅為室室各二筵其制較殷人重屋又大故記言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與周書不可合一承殷制一為新制也匠人職先總記一堂脩廣之制而五室之脩廣又分一堂而別記之可謂至詳且盡說者不察謂五室中有大寢堂可四分之為九室鄭謂五室中有大寢

堂孔疏又分之爲九室不知古者分堂隅爲四室遂名中堂曰太室分之爲五室五室合之實一堂是一堂有五室之名非五室外又有太寢堂之側而可四分之爲四堂故匠人職記五室不記四堂也太室四達無四方不可設牖戶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此高誘語皆太室四達之道不可環而障之爲一室亦不可區而別之爲四堂也唯四隅分於太室有四方可以設牖戶一室四戶一戶兩窗赤綴戶白綴窗戶高八尺窗高三尺四室十六戶三十二窗匠人職曰四旁兩夾窗白盛旁之爲言方也四方謂四隅之有壁者對太

室之無四方言每四方有兩夾如寢廟東西兩箱之制也堂之上四角為飛檐謂之四阿又化覆檐別設棟以列椽謂之重檐堂基之高殷三尺周九尺設九階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階下又有餘地周之以垣朝會以處諸侯祭祀以合族屬周垣有四門門有兩堂兩室取戴於正堂而三分之堂之脩廣居二室居其脩之一門居其廣之一 其地在南門外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明堂之制有如此者抑考之禮圖丘所以祀昊天也四郊所以祀五帝也七廟所以祀祖考也三朝所以臨臣庶也辟雍學校所以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也又

佗明堂者迺以聽月朔朝諸侯宗祀配帝也明堂聽月
朔之禮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四仲
居太廟孟季居兩偏兩偏雖有左右个之別而統於太
廟太廟雖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目而統於太室左
右个不在隅室四太廟初非分爲四堂也明堂朝諸侯
之禮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九采諸國各有列位以
明諸侯之尊卑其就次也有中階者有阼階東者有
西階西者有門東門西者有東門外南門外西門外北
門外應門外者其序次也有北面東上者有西面北上
者有東面北上者有東面南上者有南面東上者皆者

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於明堂遂率以祀文王歌淸廟之詩其季秋大饗上帝宗祀文王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又歌我將之詩夫祀天神皆在壇而此獨饗諸廟者亦謂明堂爲於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府者聚也謂天之五帝聚於此也於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明堂之禮有如此者其有制同於明堂而名襲之者辟雍是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曰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此以古者明堂辟雍同制漢人又合靈臺謂之三雍故其名多沿襲而用各有當也其有名同於明

堂而實無與者路寢是也盛德篇曰明堂此天子之路寢後儒申之者謂路寢卽大寢大寢卽明堂其實路寢倣明堂之一面有房無箱制亦不同也其有禮同於明堂而名亦因之者方嶽之壇宮是也天子巡狩至方嶽下柴望覲侯以壇壝爲宮方三百步四門與明堂之宮垣同諸侯就旂而太與明堂之朝禮同有壇宮而加方明故亦有明堂之名也後人據此遂以方嶽明堂之制爲近郊明堂此好異之過也

明堂通釋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

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阮雲臺據此謂明堂之制

始自神農今據繫辭傳黃帝作宮室棟宇為明堂之

權輿

易繫辭傳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案此傳承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上古謂

羲農以上後世聖人謂黃帝虞仲翔注是也初學記

引黃圖曰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衰等議

曰明堂蓋與黃帝堯舜之世又引白虎通曰黃帝作

明堂以避寒溫與易傳合字屋之下覆者待止也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太明臺之議　尸子欲觀黃帝之

行於合宮文選注　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

複道　漢書郊祀志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案此黃帝制也廣雅曰堂合殿也今本脫合字　明堂本合

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

以茅蓋即淮南子有蓋無四方之說後世明堂之制

昉此明庭猶明廷成伯璵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

於明廷是也阮雲臺曰接萬靈明庭即月令以時祈

祀之始

書堯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案此唐制也文祖為五府之大名非專謂南面鄭注是也文祖卽明堂宮垣有四門若後周爲四門之制也賓四門者擯接諸侯於明堂也闢四門者卽仿明堂因闢四門以達天下之耳目也朝諸侯受帝仿諸大典必於明堂中行之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　桓譚新論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此御覽

案此文祖之別名也帝命驗曰五府唐虞謂之天府則明堂亦有天府之名矣惠定宇曰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於唐虞也云衢室者取四達之義

書堯典歸格於藝祖用特

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　案此虞制與唐同鄭康成因明堂有文祖藝祖之偁又有宗祀文王之文遂以祭法禘郊祖宗為配食明堂今不從其說故不錄祭

泆文

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　張衡東京賦有虞總期

案此蓺祖之別名也阮雲臺曰以各禮總於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於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同

攷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鄭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堂上為五

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案此夏制也漢馬宮說堂脩二七爲十四丈廣四脩一爲又加四尺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據此則夏堂轉大於殷矣鄭注訓爲十四步屬假令之辭亦疑夏堂之過大也隋志文愷云夏度以步堂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鎌校古書竝無二字今以漢馬鄭二注校之記文實作二七是文所謂古書不知

何本未足信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必合下三四步四三尺言之於義乃明說已詳見鄭解三四步四三尺於文不順其云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與上文堂脩廣數亦不合以五室配五行其方位依生成數即今之河圖孔巽軒據盛德篇九疇數即今之洛書改易鄭注不可信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

鄭注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每室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案賈馬之徒以九階爲九等階而鄭易之者鄭說夏堂崇一尺無九

等階可施也知南面有三者明堂位篇南面有中階阼階西階之名曾子曰太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其證四旁兩夾句旁之言方謂明堂四方有兩室夾其隅也窗白盛句盛德篇曰赤綴戶白綴牖是也文於兩夾下明隅室有窗戶中不設也盛德篇謂有七十二牖失其傳矣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案門堂三之二謂門中之堂鄭注門側涉下爾雅文而誤室三之一卽左

右夾壇對門堂言謂之門側之堂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案此殷制也八尺曰尋不言廣者與脩同也殷堂較夏為大而中室因之不明故必為四阿重屋以達其光阿棟也謂別駕四棟為複檐夏后世室亦四注不自殷始鄭注誤

管子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　尸子殷人曰陽館 隋宇文愷傳唐會要

案此重屋之別名也孫淵如曰明堂在國之陽殷曰陽館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阮雲臺曰說文街四通道也總街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逸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凥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藝文類聚隋宇文愷傳御覽玉海

案此周初明堂猶承殷制者也殷堂脩七尋爲五十六尺其基倍之爲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人堂崇三尺此云高四尺者四古作亖字畫之誤也堂基之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在基內凥六尺室凥

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爲方百尺其室中之縱橫七尋
實尋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
堂高四尺室中方六十尺茲周初增益之制與孔疏
軒據此爲成周之制以改匠人文失之矣
攷工記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駁異義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
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禮記孔疏云以夏之
世室衍之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於四隅之室但
文不具耳　案此周制也周人用夏堂脩二七之制

以佗寑廟用殷人重屋之制以為明堂明堂本祇一堂於一堂之上分四隅室凡縱横各二筵餘為大室之數不言自見非文有不具也孔疏誤矣明堂本祀五帝之所其堂必分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佐乃定非於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陜鄭謂五帝各有一室失其義矣

大戴盛德篇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許氏異義曰淯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　案其宮方三百步以明堂周垣言之也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亦同

儀禮覲禮諸侯覲天子為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宜亦同也盧辨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與滈于說合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七之誤滈于三里外七里內之說卽本此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凥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凥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凥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凥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凥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凥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天子凥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凥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凥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凥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凥玄堂太廟季冬

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鄭注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賈思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名原其制置不乖五室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爲可以安　案此聽朔之禮也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偁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偁之曰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太室亦可也尙書大傳引

用此文而倂仲春尻靑陽正室仲夏尻明堂正室仲秋尻總章正室仲冬尻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兩偏雖有左右个之分同屬太廟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牖分爲四堂五室謂之九室又分之爲九室十二堂誤矣或者又疑壽堂後室古宮恆制明堂必分九室堂室乃明此戴氏東原說不知古制本多不同或有堂而無室榭序是也或分倂爲室合倂爲堂明堂是也故明堂有五室謂之室可也謂之堂可也夏倂明堂爲世室周倂世室爲明堂義各通也如於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中瓜分之

爲九室爲十二堂㝵無隘陝已甚不足以享鬼神行
祼獻乎鄭君以九室爲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合
五室左右个即太廟之左右偏繹鄭之意一堂之上
爲五室祀五天帝於五室不在堂聽朔於太廟左右
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居之不在室是明堂祇
一堂五室也賈氏申鄭謂左右个在隅室又分一堂
爲四與秦九室同制非特不合經意并失鄭義矣
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禮玉藻天子元端聽
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鄭注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

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案天子聽朔有兩禮一在太廟說文閏字注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是也一在明堂如王居明堂禮是也平時王聽朔於太廟閏月太門中太太廟門事畢反寢自有常居非終月也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爲王居明堂禮鄭注牽說不分似非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案此宗祀配天之禮也或疑人鬼饗諸廟天神祀諸
壇明堂爲文王廟不可以祀天帝不知周公爲壇墠
以告三王人鬼亦有饗諸野者猶明堂祀五帝天神
亦有擔諸廟也且明堂爲法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
則是天神之府非文王之廟也徐邈曰郊爲天壇則
堂非文廟此語得之

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
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案此朝諸侯之禮也明堂周垣有四門南門外又有

應門

詩序淸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案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曰淸廟茅屋是淸廟卽明堂也淸廟者淸虛之廟天帝之所處也或

以宗祀文王遂謂文王廟非也詩序言明堂之配兩舉文王不及武王孝經亦同則鄭注文武𠀤配之說可以知其非矣

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為壇壝宮棘門　儀禮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

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鄭司農云三成
三重也又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
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
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　案此方嶽之壇壝宮
亦謂之明堂而與近郊明堂迥別鄭注甚明自王炎
文獻志以此爲近郊明堂近儒金輔之汪容甫皆主
其說意好新異非求實是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周
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
寢也

案此沿明堂之名而亦與明堂異制也蔡邕謂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璧雍異名而同事袁準辨之已明矣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卽明堂四達之義蓋古辟雍之制與明堂同故漢初合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亦謂之三宮然旣謂之三雍三宮則明堂辟雍靈臺皆在異地非爲一體亦明矣盛德篇文未可信也盛德篇又謂明堂卽路寢蓋周衰禮廢學者誤記所聞鄭注亦沿之而多遷

盤

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

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複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
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
孔晁注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
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複格累芝栭也藻棁畫梁柱
也承屋曰移旅列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
畫列柱為文也元階以黑石為階唐中庭道隄謂高
為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
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為門閫也　案此以太廟宗宮
考宮路寢明堂為五宮足破蔡氏太廟明堂合一之
說宗宮謂世室考宮謂親廟亢之言梁郎之言廊重

亢重即謂重屋之制內階謂階在堂基之內不外表
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
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尺一作丈東西九切仞一
作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鄭駁異義曰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
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及其下顯
與本章異　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
制也分太室為四堂而尊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

者漢制也又於四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記秦制下記漢制二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為周禮近惠定宇申其說不可信也月令春數皆八夏數皆七秋數皆九冬數皆六專以五行成數言盛德篇引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疇數言九疇數甚圜轉學者不可執一論之

受業許克勤
子家辰仝校